

东坡诗文碑刻：散落野地的瑰宝

文 / 胡锦波

没想到亘古至今的文化大家苏东坡丢下一个又大又长的问号，从幼年开始，烙进我的心中，至今已50年了！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我才开始慢慢在家谱历史和老辈们的口口相传之中，寻觅到她的迷人风华！随之，这个问号也渐渐在我心中被畅然伸直为一个感叹号。

那时，胡氏“先祖锡公，宋初由武乡驯兽里迁下奉乡（今修水县何市镇）吴仙里……四世居之。”

宋治平年间，即英宗治平年间（1064年—1067年），胡氏先辈“悦道子，安鼎，字，调元；号，傅岩公”。“见带溪峙水环风，景不异箕，颖乃去仙里而肇迁此地。”告诉后人，安鼎发现带溪地方青山水环，景色秀丽，是一处风水宝地，遂颖发弃仙里开始迁居带溪。月转星移，时岁更叠，水甜土沃，耕读两盛，家族兴旺发达的事实证明，这里不愧是胡氏所爱所养之地，真正“亦冀有以大启也”。

到了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这年正好是甲子年。在端午节前夕，苏东坡从武宁（武乡）起程经修水去瑞州（今高安市）看望他阔别多年，在那里任税吏的弟弟苏辙。途经带溪时，东坡听说这里便是理学名士悦道子胡安鼎的隐居之所。

苏东坡对胡安鼎是有所了解的，知他的秉性为人和志趣言行就如他的脸型相貌一样方正旷达，姿态清爽；一眼看上去，便觉他是个学问深邃，文采斐然，廉洁正直，高风亮节，乐善好施，忧国悯民之人，无论在朝为官还是隐居乡间，都是一方名士。东坡怎能不“乐延知名士，特入境寻古巷路，来踵门相谒”呢！

果然，隐居在家已多年的胡安鼎忽闻贤士高朋东坡自远方来，特嘱咐家人热情迎接，殷勤款待。男女老少，欢天喜地，如奉致朋高亲。此时，又适逢端午佳节将至，祠舍张灯结彩，族人敲锣打鼓，厅上狮灯龙灯竞相穿越，席间推杯换盏！

连日来，胡安鼎晨早起，白天陪奉东坡饱览带溪风光景色，访问风土人情；步履在青石铺就的乡间路上、溪岸之旁，闻鸟语、嗅花香，观鱼游浅底，赏鹅戏水面；徜徉在田畴，枫林松岭竹影之间，好不怡然自得。晚间，名士高贤围灯夜话，谈诗论书，理趣风行，及人世冷暖，庙堂江湖之忧乐……夜不能寐。

惬意欢愉的时光总是感觉去得飞快，不知不觉十来天就过去了。苏东坡自然又想起弟弟苏辙，好像他已在瑞州的城门口翘首以盼呢！忙又打起行装，书童执鞭催马，伴东坡朝东方瑞州方向又起程出发了！

当苏东坡返途再经带溪古巷时，触景生情，大家停住脚步，在身旁依依惜别的胡安鼎向东坡揖手言道：“仁兄贤弟，总得抒发一下再作别哟！”苏东坡浓情兴致，赋诗文以赠：

“带水清，泉石透。中有高人自在居，耳可洗兮齿可漱。行穿曲巷瞻阿陆，喜见台峰出远岫。我闻此间胡居士，陆浑家风今再覩。有如庞公鹿门山，芳躅留宇宙。又如严君富春溪，遁迹绝尘垢。斯来访谒道逶迤，山川清幽烟云透。篮舆暂憩诸造门，竹马儿童欢迎候。超超高轨挹凤仪，气味仿若芝兰嗅。人生适志有余乐，为爵何须腰组绶。蜀客警欬企虞桑，一朝倾盖如故旧。况复坐膝有文度，千里驹骝今在厩。异时兰玉植庭阶，南郡冠盖绍华胄。穷愁如我方坎坷，栖迟孰与君无疚。安得飘然脱讥讪，旬日驭风希御寇。邁行将慰陟冈思，歌子繁兮还予授。”

在古巷，胡安鼎手捧东坡所赠诗文，如获致宝，当即口占四句以示回赠：“名留古迹，旷代景仰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”

安鼎隐、东坡顾的美谈佳话从此便世代相传！

从此以后，带溪港下村这条名不经传的古巷路就更名为：游苏巷。由此，便有了《游苏巷记》。

清道光六年，续家谱，在前代《余蝶庄集》（蝶装集，是古代线装书籍的一种形式，将无字一面对折装订成册，翻书时，状如蝴蝶，而得名；余，书社字号）残本中辑得该文和诗稿后，才被首次收录进胡氏族谱中。《游苏巷记》文尾有“其巷，为游苏巷，志贤者之游，实志贤之有为而游之”的句子，从此带溪这条已更名为“游苏巷”普通古巷便被载入了方史。“游苏巷”亦“古巷里”，这真是：一条古巷，一双名！

《游苏巷记》并不长，也不过600来字。连文带诗，曾被刻在一块青石板上。据说，先前碑文是被竖立在古巷里路口一则的，告诉路人这里就是游苏巷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因修公路被乡民挖出，当作普通石板铺就在游苏巷的路面上。

一块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刻石瑰宝，就这样被散落在了乡间野地里！

“带水清，泉石透……”这诗句，出自大文豪苏东坡之手笔，虽比不上他那些顶尖的绝作，但他随性拈来，开口成诗，下笔成章，细细品来字里行间也不乏大家手笔的气韵，也算得上是苏轼笔下千古不朽的诗篇。

从带溪胡氏老辈族人的口传中却是常常说到，当年苏东坡到港下村造访胡安鼎时，是由武乡（今修水县）黄庭坚——山谷道人陪同而来的，可还没有找到只言片字为佐证。不过，山谷在宋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中进士，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之前，在余干、泰和任县令，三年后奉调进京。按年鉴推算，东坡访安鼎的这个甲子年的端午前夕，此时黄庭坚应该在京城履职！

可不管是现在时，还是遥远的古代时，胡安鼎家乡带溪与黄庭坚故乡修水杭口相隔不远，今走高速公路不足百里，走省道也就百十里开外。如果是量直线距离，恐怕还要缩短一半的路程。

自东坡访安鼎，至今已过去900多年。不管当年山谷道人是否与之同行，但闻名遐迩的黄庭坚故居杭口村与胡安鼎的故居带溪港下村，去看看去想，毕竟都是两个相隔近距离的村庄，的的确确就是承载并拥有了这三位贯穿古今的文豪大家、历史文化名人的身世、神情和足迹！两村落，三名人，岂不是上苍对这两地的莫大恩赐么！

后人怎能不去掂量出他的价值与厚重啊！敬重历史文化名人，敬畏他们的精神思想和人生价值追求，让先人说话，让古村落复活，让方史文化和地域文物的智慧启迪后世和未来。

我算有幸与这块《游苏巷记——东坡赠安鼎诗》碑刻有过肌肤之亲。

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，记得当年我只是个六七岁的孩童。暑假双抢时分，大人们在稻田里收割栽插，我和小伙伴们便在游苏巷里乘凉玩耍。

游苏巷里（古巷里大概有百米开外，两百米之内的长度）青石铺路，南北走向，东西两边有老屋矮墙遮挡，西边有一条两三尺见宽的小溪，溪中青水悠悠流淌，至巷内凉爽宜人，溪内时见小鱼小虾小蟹和小泥鳅游动。小伙伴们将捉到的鱼虾蟹和小泥鳅放进一个玻璃罐头瓶里，累了就争相坐在或躺在一块



大青石板上。

谁知，孩子们小屁股下坐着的，嫩脊背下躺着的，竟是那块刻有《游苏巷记》和苏东坡赠胡安鼎诗的刻碑！凭印象回忆，这块碑大约有80厘米宽，140厘米长的样子。因为小伙伴们躺在上面乘凉，很少有头脚伸出石碑之外的。

还有一次与这块《游苏巷记》石碑的邂逅，记得是1986年，在县志办公室（当时是临时机构，设铜鼓县档案馆内，与县档案馆合署办公），县志编纂者之一胡清迪老师（离休干部，安鼎公第二十八世孙，现年96周岁）指着一块石碑告诉我：“这就是我们带溪胡氏最有价值的石碑《游苏巷记》碑呢！”我问：“它怎么在这里？”清迪老师答：“因为修县志需要，我们按刘馆长（刘伟生，现年82周岁，铜鼓县委办原副主任、档案馆馆长、县志办副主任）的指示，去带溪把它从泥土里挖回来了！”

暮然间，小时候脑海里和眼前这块刻石碑上“带水清，泉石透”的诗句叠加在一起，是那樣的生疏而又亲切！

听他的语气，看他的笑容，胡清迪老师流露出一种满足、得意的神情。我清晰地记得，碑刻字迹模糊，须仔细辨认，才能认出碑题和“带水清，泉石透……”等几十个字；碑的一角还有一点残损，可能是因为泥土没能被彻底清除的原因吧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去了县志办，再想看看那块碑，也有一种想帮它洗净一下泥渍的潜意识。可是，再也没能见到那快碑了！胡清迪老师见我若有所失的样子，就宽慰我说：“你看它干什么？那些文字我们家谱里全都有！”

可惜，我再也见不到这块刻石碑了。要是她还能再现，无论花多少代价，我会把她收藏起来，捐献给我亲爱的祖国！

今日，带溪港下村古巷里（游苏巷）虽然茅草丛生，溪内淤积，不复往昔的溪流清泉和那小鱼小虾小蟹，污泥满路，青石路面沉陷，两旁乡民的老屋颓废，但这也不能遮蔽古巷本身具有的内涵：那跃跃欲动的人文血脉，永不泯灭的乡愁心魂，经久不衰的文化肝胆，回味无穷的诗书意气；还有东坡贤士的遗风和安鼎先祖的骨气尚在。

这些茅草、污物和不雅怎能敌？最多只不过是古巷身披的一件来不及脱落的破败的旧衣裳而已！只是因她的主人们倾心于几十年经济发展、追求物质的丰盈而暂时把这块精神的无价瑰宝疏忽遗忘，而没有来得及为她换置新妆罢了。一旦人们回过神来，只要把散落野地的瑰宝拾起，将古巷稍事打理修饰，相信她便将再现往日的神韵和风采，古巷会活灵活现地走进时代生活，重现在世人的眼前！